



湮没的时尚



云想衣裳

李汇群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忆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。

单衫杏子红，双鬓鸦雏色。

西洲在何处？两桨桥头渡。

日暮伯劳飞，风吹乌柏树。

《西洲曲》



湮没的时尚

云想衣裳

李汇群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湮没的时尚·云想衣裳 / 李汇群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02-010776-6

I. ①湮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女服—历史—中国—古代
IV. ① TS941.74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8593 号

责任编辑 徐文凯

装帧设计 刘 静

版式设计 马诗音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2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5 插页 3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776-6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湮没的时尚



忆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。

单衫杏子红，双鬓鸦雏色。

西洲在何处？两桨桥头渡。

日暮伯劳飞，风吹乌桕树。

——西洲曲





中国古代是否有时尚？这是一个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的话题。

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时尚的大规模流行，源于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及成熟。中国古代社会是标准的农耕社会，社会流动性不强，缺乏时尚广泛流行的社会基础，但这却并不意味着，生活在古代的人，就一定缺少对于美丽的敏感以及对于流行的敏锐。

历朝历代的文献中，都不乏关于碎片化时尚元素的记录。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”，时尚如水，常常从高层滴入下层，宫廷就是它最大的发源地。“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”，生活于汉代的先民们，如是表达了对京城中流行发式的钦羡和模仿。时尚总是居于中心城市，然后向周边地区、边远区域层层辐射传扬。当人们认定了时尚的传播链条，就是由高到低、从上到下的另一种阶层排序呈现时，突然之间，源于青楼的某种裙子款式，迅即在

缙绅闺秀之间蔓延开来。

时尚就是这样出人意料，它出现，然后被模仿，被流行，被替代，被遗忘，转几个弯，或许又重新被寻回。时尚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，难以把握，难以捉摸。然而，它总会给我们留下几许探寻的线索。比如说，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所喜爱的那些衣服、饰品，千变万化、光怪琳琅的品相之下，依稀也能触摸到几条决定时尚走向的暗线：有实用舒适的考虑、有阶层审美的浸染、有政权更迭的影响、有不同民族融合博弈的左右等等，然后，最重要的，还有女性本身不顾一切追求美丽的强烈动力。

从这些角度，去观察中国古代女性那些可爱的审美，那些小趣味、小情调、小清新，或许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收获吧！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尚，如同粒粒宝珠，散佚于历史深处，等待被发现，被拾起，被标记，召唤着我们对于自身璀璨文明的重新认识……

是为序。



目

录



后	参	九	八	七	六	五	四	三	二	一	序
记	考	纤履：尚着云头踏殿鞋	素袜：玉步逶迤动罗袜	锦裤：红纱膝裤扣莺花	宝带：想见红围照白发	霓裳：裙拖六幅湘江水	泽衣：长留白雪占胸前	深衣：美人赠我貂襜褕	羽衣：谁送熏香半臂绦	峨冠：玄发新簪碧藕花	
	书										
	目										
329	328	283	247	217	185	147	115	071	037	001	001



一
峨冠：玄发新簪碧藕花

四百四病人皆有，只有相思难受。不
疼不痛在心头，魑魅地教人瘦。愁

逢花前月下，最怕黄昏时候。心头一
阵痒将来，一两声咳嗽咳嗽。《夜游宫》





这是一首写相思之苦的词。整首词风格俏皮活泼，以略带调侃的语气，娓娓道出了爱情的甜蜜与酸楚，颇有几分民间小调的清新情趣。世人读到这味小词，多半会将其与少男少女五彩缤纷的情感世界加以联想，可是，如果词中倾吐着相思之苦的男子，并不是翩翩少年，而是白发老叟，世人又会做何感想呢？

这首《夜游宫》出自明代冯梦龙的小说《喻世明言》之《张古老种瓜娶文女》，讲述了一个凡间与仙界，爱情与世俗纠结在一起的故事：南北朝时期，天下大乱，南朝的江山更是风雨飘摇，朝廷和帝王，都如走马灯般换个不停。或许是严重缺乏安全感吧，南朝的帝王们纷纷转向佛祖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。在虔心向佛的帝王群中，有一位最为虔诚的“和尚皇帝”——大名鼎鼎的梁武帝萧衍，他为了表示对神佛的恭敬和诚服，竟然多次舍弃皇帝宝座，遁入空门，可怜的大臣们只得一次又一次地花钱将他从寺庙

赎出。可想而知，在这样的皇帝面前，若是流露了对佛门的不敬之意，会招来多么严重的后果。《张古老种瓜娶文女》中的谏议大夫韦恕，就因谏梁武帝佞佛而得罪，被贬去牧养一匹传说中由于脚力不济，耽误了梁武帝追赶达摩禅师的宝马。大概在皇帝看来，在不敬佛教这点上，韦恕和宝马有着同等的罪孽，需要同样的调教感化吧。可祸不单行，某年冬天，宝马又无故走失，韦恕急令手下四处寻找。万幸的是，那是一个大雪天，一千人顺着马蹄印迹，找到了一处篱园外，迎出来一位白发老叟张公，他不仅牵出宝马，还顺手赠送了三个甜瓜请众人捎给韦恕。一场天大的祸事就这样消弭于无形，又品尝到了清甜爽口的瓜果，韦恕便带上夫人、女儿登门拜谢这位张公。

说来也怨韦夫人多嘴多舌，她看那老叟精神也还健旺，忍不住打听老人的家庭生活，谁知这位老人家却趁机求娶韦家十八岁的女儿！此言一出，韦恕和夫人勃然大怒，一场道谢，以不欢而散告终。而张公呢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思念之中——上文小词《夜游宫》即写了他的相思之苦。之后，他竟请了两位媒人，正式向韦家提亲了。韦恕怒不可遏，为阻难张古老，便戟指着媒人道：“做我传话那没见识的老子：要得成亲，来日办十万贯见钱为定礼，并要一色小钱，不要金钱准折。”他料定张公家贫，断然拿不出

这么多钱，却不曾想到张公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备齐了十万贯一色小钱送上门。如此一来，韦家“开着口则合不得”，只能无奈地将十八岁的女儿文女许配给了八十岁的张公——以少艾女子相配耄耋老翁，在中国传统婚恋文化中并非少见，或许是为多子多孙计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始终以种暧昧的态度，鼓励着大男人对众多小女子的支配和占有。男子本人固然不以为不宜，社会舆论对此也颇不以为然，文人墨客更是喜好以生花妙笔，为此种婚配关系抹上些许幻美的色彩，称之为“风流佳话”。如相传苏东坡为张先所作之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句，调侃揶揄中便不无羡慕之意。

故事至此并没有结束，文女的哥哥为妹妹不值，一路追杀张公，反而被擒，性命堪虞，关键时候，只见“屏风后一个妇人，凤冠霞帔，珠履长裙，转屏风背后出来，正是义方妹子文女”，原来张公是神仙下凡，特来超度文女为仙，韦家人也得以全家升天做了神仙。文女的哥哥放下了怨念，看官们大概也都松了口气，十八岁配八十岁，这场婚姻对文女来说还是“划算”的，她得以将全家人都超度成仙，在极大程度上实现了“青春”的价值，至于红妆佳人面对白发老叟的种种心曲，那就完全不在社会总体的思考范畴之中了。

在这个故事中，最初文女的哥哥认为妹妹以宦家女子匹配园

叟，“忒贱卖了些”，可当他看到披戴着“凤冠霞帔”隆重登场的妹子时，态度顿时大为改变：在礼教社会里，服饰是个人身份最好的名片，只有处于社会上层的女性，才有资格穿戴“凤冠霞帔”。文女的着装，已经不言自喻地表明了这桩婚姻的价值，这对于其家人而言，才是最重要的，至于她对婚姻的情感诉求、对丈夫的感情，那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一环了。

而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时尚服饰的追溯，也就从这最为“高大上”的“冠”开始说起。



冠，是古人用于修饰头部的饰物。远古人类在日常生活中，观察到动物头上的冠角，萌生审美爱慕，并加以模仿，从而促生了冠。范晔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中记述：“上古穴居而野处，衣毛而冒皮，未有制度。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，观翬翟之文，荣华之色，乃染帛以效之，始作五采，成以为服。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，遂作冠冕纓蕤，以为首饰。”这为冠冕的起源，提供了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。或许也正是基于此，中国古代的冠，有许多款式都与动物名称联系在一起，如鹖冠、虎冠、貂冠、凤冠、鸡冠等。（见高春明《中国服饰》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12页。后文中类似注释只标书名、页码。）根据现代人类学家的研究，古人的服饰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图腾崇拜，可以想见，当远古人类将一顶顶形状各异的冠盖顶在头上时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，或许认为这是纪念、膜拜本氏族标志的一种较好

的形式。不过，无论是基于审美趣味也好，出于图腾崇拜也罢，当中华民族的历史车轮驶进礼教社会之后，冠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服饰符号，自然地承载起区分等级、辨异尊卑的沉重。

明代的王圻在《三才图会》中曾简要论及女冠的发展：“爰自黄帝为冠冕，而妇人之首饰无文，至周亦不过幅笄而已，汉宫掖承恩者，始赐碧或绯芙蓉冠子，则其物自汉始也。”可见，女冠在最初的时候，只是简单地起着修饰的作用，至汉代起，宫廷中渐渐开始流行花样繁复的女冠，并与君主宠幸联系起来，它便不再是单纯的饰品，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，包括吉祥、如意、喜悦、品级等。具体说来，女冠的制作一般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步骤：首先，用铁丝或者竹篾等编成圆框；其次，在圆框上蒙一层罗纱；再次，缀以各种各式的点缀物，贵重者如珠宝、翡翠、金丝等，也可以簪以鲜花或干花、假花等。至此，一顶美轮美奂的女冠也就成型了。（见《中国服饰》，第116页。）

而在中国古代诸多女冠中，凤冠应该说是最广为人知，也最为女性所向往、倾慕的一款。民间文化里，“凤冠霞帔”甚至已经成了身份高贵的诰命夫人的符号表征。作为一个符号意象，“凤冠”是如何进入到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体系中的呢？

作为代表着吉庆和幸福的灵物——凤凰，在谶纬学说兴盛的两汉时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，它越来越多地和龙联系起来，被视为皇家的专属吉祥图案。范晔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中记载：“太

皇太后、皇太后入庙服……簪以玳瑁为撻，长一尺，端为华胜，上为凤皇爵，以翡翠为毛羽，下有白珠，垂黄金镊。左右一横簪之，以安蕤结。诸簪珥皆同制，其撻有等级焉。”在汉代，只有最尊贵的女性——太皇太后和皇太后，才能插戴凤凰图形的首饰，这应称得上是凤冠的滥觞。（见《中国服饰》，第116页。）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后汉书》中并未提及贵族女性在正式场合必须戴冠。事实上，在宋代以前，贵族女性的正式礼服体系中，并未严格规定戴冠，如《新唐书·车服》中论及皇后、皇太子妃和命妇服饰时，都未提及头冠。迄至两宋，凤冠才被正式纳入贵族女性的服饰体系中，《宋史·舆服》有明确记载：“皇后首饰花一十二株，小花如大花之数，并两博鬓。冠饰以九龙四凤……妃首饰花九株，小花同，并两博鬓，冠饰以九翟、四凤……（皇太子妃）其龙凤花钗冠，大小花二十四株，应乘舆冠梁之数。”明代贵族女性礼冠沿袭了宋代冠制，《明史·舆服》中明确规定：“（皇后冠服）其冠圆匡，冒以翡翠，上饰九龙四凤，大花十二树，小花数如之……（皇后常服）双凤翊龙冠……龙凤珠翠冠……（皇妃）冠饰九翟、四凤花钗九树，小花数如之……（九嫔）冠用九翟，次皇妃之凤。”王圻在《三才图会·皇后冠服》中也提到了皇后的“九龙四凤冠”，并绘有图案，可以作为佐证参看。

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，历朝历代，凤冠只是皇家专用，即使诰命夫人位列显贵，但碍于礼法，她们不可能戴上真正的刻有凤